

籌辦夷務始末

尋辦吏務始末卷之七十

咸豐十年庚申十月丁丑。理藩院右侍郎察杭阿奏。竊據住京俄囉斯達刺嘛固里報稱。俄囉斯北館後牆有空地一段。官房七間。求為查驗。給予圍進館內。建蓋房間等情。呈報後。督當經派委主事惠麟前往查驗去後。旋據該員稟稱。遵即前赴俄囉斯北館。會同俄囉斯達刺嘛固里查驗得。俄囉斯北館在東直門北角樓鑲黃旗地面。此館北牆外。東北角官街空地一段。丈量得自東至西二十三丈。自南至北十丈。又西北角地一段。自東至西六丈。自南至北十丈。內有官房七間。俱係瓦片脫落。牆垣坍塌。門窗損

壤不堪棲止等因。稟報前來。等查俄羅斯北館係該俄羅斯自己建蓋。與住京俄羅斯喇嘛學生等分住。其房僅有十數間。今既據住京俄羅斯達喇嘛固果呈請將北館後牆空地一段。官房七間。讓給北館圍進蓋房等語。第此項空地及官房地基。可否給與俄羅斯北館圍進之處。等未敢擅便。相應據情具奏請

旨。如奉

諭旨。准其圍進北館。等再行知照步軍統領衙門。查明館後空地。如數給與該館收領。毋得多為侵占。

翰軍機大臣等。察杭阿奏。據住京俄羅斯達喇嘛固果報稱。俄囉

斯北館後牆有空地一段。官房七間。求為查驗。給予圍進館內。建蓋房間。當經該衙門查明。該處官街空地內。有官房七間。俱損壞坍塌。可否給與俄羅斯北館圍進之處。據情請旨等語。此項地段。既係官街空地。基址亦不甚大。官房七間。亦經坍塌。著即給與該館。准其建蓋房屋。惟不得於原指丈尺之外。再行侵越。

庚辰。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昨由武備院卿恆祺等。送到英首照會一件。據稱續約第三款所定賠補按稅扣歸二成一項。第一結。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廣州。潮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各口完繳。請先期札諭各該監督照約辦理。並札各監督將三箇月以內。外國納稅清單。於結期後。親交該領事官查驗。欲調總簿查看。或別有查對之處。該監督相助為理。應結總數內。二成。立必清交。並將小口應交之項。歸入大口總納各等語。臣等查喫夷續約第三款。內載所有賠補一項。定於通商各關所納總數內。分結扣繳二成。以三箇月為一結。以本年十一月二十日為第一結。現該首結期已近。請札各該監督。於三箇月內清交。並請由臣等咨行各該省將軍。督撫。即交該吏自行帶往。以免遲誤。最與續約相符。所稱調查總簿。

並別有查對之處。該夷貪利性成。深恐該監督等。於三箇月內所征夷稅。別有隱匿。該夷欲查詢明確。所征之數既多。則所扣之數亦因而加增。是以錙銖必較。不肯為各監督蒙混。致令征多扣少。情見乎詞。惟思各該監督。歷來徵收關稅。往往以多報少。隱匿侵蝕。積習相沿。無從澈底清查。茲該夷國因扣繳二成之故。每屆三箇月。必將收納總數查對清楚。各該監督無從隱匿。是該夷僅為扣繳二成起見。而嗣後戶部。轉可將報明扣繳二成之數。彙算收納總數。竟可絲毫悉入。

國幣。不能稍有侵蝕。於關稅積弊為之廓清。似於關務有益。

其請將小口併入大口總納。按其用意。以廣州。福州。上海。各口。為通商總匯之區。納稅較多。而潮州。廈門。甯波。三處。進出船隻較少。歸併計算。免致零星折耗。其實於稅餉毫無出入。臣等悉心推求。該夷所稱各情。頗覺兩有裨益。因即備文咨行各該省將軍。督撫轉札各關監督。妥速覈辦。再恆祺等。送到暎夷照會。以八年所定條約。內載奉天等。新開各口。欲派領事官前往。請分咨各該省督撫辦理。並欲於長江內。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或在鎮江各關。按照新章納稅各等語。臣等查該夷赴奉天之牛莊等處通商。係遵照八年所定原約第十一條。

辦理。原有俟立約後。以一年為期之語。是該夷此次派領  
事官前往。尚屬遵守舊約。設或不允其請。轉致有所藉口。  
莫若聽其前往。償該夷無利可圖。亦必廢然而返。所稱長  
江通商一層。查八年原約第十條。內載除鎮江一年後立  
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通三口。准  
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等語。是長江通商口岸。除鎮  
江外。尚有三口。茲該酋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通商。亦與  
原約相符。臣等伏思長江內。賊匪尚未肅清。該夷設或前  
往。自應慮其與賊匪勾結。但據該酋照會內聲稱。英船先  
向海關報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物若干。請給照單。該



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應註明給發。備查有願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細察夷情。深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物。是以該夷先嚴定章程。以自明其無他。乘此和約初換之時。夷情尚有顧忌。如意籠絡。俾鬼域伎倆。不敢施行。亦不至滋生流弊。查八年冬間。該酋額爾哈。帶領兵船四隻。駛入長江。行過江甯。與賊匪開仗。及自漢口回上海。復於九江攔淺二隻。至次年春間。始行回滬。歷時幾及半載。並無勾通賊匪各情。且自金陵大營潰退後。江蘇州縣。糜爛幾遍。獨上

海以彈丸之地。賊匪以全力相爭。竟得無恙。臣等於接見  
吳首時。曾稱在上海幫助官軍勦賊。滬城得以保全。巡撫  
薛煥不為人奏。頗有憾詞。惟薛煥奏報夷兵幫助順。臣  
文祥在軍機處。知有此事。但爾時不便與之辯論。致使復  
多繞舌。此時若撫取得宜。不但不慮其為害。轉可以為我  
用。是以臣等於照覆中。獎其請給護船兵器等件。照單一  
層。即允咨照湖北。江西各督撫。因勢利導。略用機權。戢其  
豺狼之心。未始不可稍收其效。惟所請在上海或鎮江納  
稅一節。臣等於該處近日情形。未能遙測。今其與上海關  
公同商定。並恐長江通商以後。稅課或致虧短。因於照覆

中聲明隨時由該督報明中國

欽差兩國公同商定去其所損更甚有益俾該夷營利之心無可巧為蒙混以杜弊端至喇酋噶囉回至天津亦來照會一件內稱布爾布怪已到天津一切事件均歸辦理該酋即欲回國等語旋接恆祺等來稟稱喇酋噶囉吧嘎噶等酋均已退至葛法不日登船南旋並馬步各隊連日退出海口惟銀兩尚未解齊究留津即若干名未得確數俟有確信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英國欲於長江通商業經給予

照覆允准一摺。長江通商一節。八平原定和約內。載明除鎮江  
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  
口。准為夷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今該國撫局已成。欲先赴漢  
口九江兩處開商。應納稅餉。或在上海鎮江各關。按照新章交  
納。並據該酋照會內稱。先向海關報明護船兵器火藥鉛彈等  
物。請給照單。該關口查明所報軍器數目。如在情理之中。即註  
明給發。儻有額外軍器。或並無照單。私行售賣者。即將該船所  
載貨物。全行入官。並驅逐該船出口。不准在江面貿易各等語。  
該夷此次嚴定章程。無非慮中國防其勾結賊匪。售賣軍火等  
物。有意存見好之心。業經恭親王等。允其咨照湖北江西各督

撫矣。惟漢口九江兩處係屬通商創始。所有一切章程。必須按照條約。與之妥為商定。毋令別生枝節。以期永遠相安。其進口出口。應納稅餉。恭親王已令其與上海關公同商酌。亦須明定章程。免致稅課虧短。至該洋船所帶兵器火藥等。已據該督聲明在海關呈報。均須嚴密稽查。照章程辦理。其經行江面地方。所有防守弁兵。俱應飭令一體知悉。毋得滋生疑慮。以致別啟釁端。昔官文、胡林翼、薛煥、顧科、已棟、阿、李若珠等。悉心妥辦。總期杜漸防微。而又不至有傷和好。方為至要。

恭親王等又奏。前因俄味條約等件。尚未尋覓交回。仍飭恆祺等在津設法。向英佛詢問取回。頃接恆祺等來文。據

稱已向該夷再三盤詰。聲稱因非伊國條約。當時尚未議和。或被拋棄。或被焚燒。事所難定。此時既經和好。儘力尋覓各等語。臣等查俄味條約。業經刊布通行。所有各原本。係屬無用之物。該夷不能因中國遺失。藉端饒舌。如果欲乘此添生枝節。則味夷必不肯送回。臣奕訢前接見俄首伊格那提業。幅時該首知原本在彼遺失。聲稱已經刊布。別無他用。無需尋覓。如為味夷檢去。堅匿不肯交回。將來該首回國後。必可向其設法索取。仍行送京。是俄首所重。亦在刊布通行。並不以原本之存否為重輕也。至味夷遠在上海。無從與之言明。但該夷見有刊本通行各省。亦不

能以此爭論。現在既無蹤跡。亦不必再向該夷索取。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恭親王奕訢等奏。俄味國八年間所換和約各件。並味國國書。因喫啡兩國滋擾。淀園均已遺失。當經諭令恭親王等。飭恆祺等在津向各國詢問取回。茲據奏稱。恆祺已向該酋再三盤詰。聲稱當時拋棄焚燒。事所難定。並據俄酋伊格那提業幅面告奕訢云。條約已經刊布。別無他用。無需尋覓各事語。因思味國遠在上海。尚未知悉。著薛煥即行知照味酋。告以該國國書及原本條約稅則。存在海淀。被喫啡等國滋擾時。業已遺失。尋覓無蹤。現在條約刊本。業經通行各省。將來遇有兩國交涉事件。均可照此為憑。其原本有無。無足輕重。如此

據為說明。免致將來餽舌。是為至要。

恭親王等又奏。昨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倭仁等奏。請將通商條約。先行封寄等語。等因。欽此。臣等伏查。除前經該夷送來刊就告示條約。請鈐用

欽差大臣關防。並備具咨文。交該夷帶往奉天。山東。閩。浙。兩廣。兩江。浙江。各省呈遞外。復由臣等自行將暎啡味三國八年及本年所議條約。刷印成冊。於本月初五日。另行備文咨行奉天等七省。其餘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及各關稅務監督。亦經臣等於初七日。另行刷印咨送兵部。由該部一體頒發轉行。其上海新定稅則章程。復交戶



部轉行沿海通商各省。由該督撫轉行各關監督道員。查照辦理。至俄國八年及本年所議條約。亦於初十。十。十。等日。先後刷印成冊。咨送理藩院。轉行恰克圖。並備文交兵部。分咨伊犁。吉林。庫倫。察哈爾。塔爾巴哈台。張家口。黑龍江。喀什噶爾。各將軍。監督。辦事大臣。及直隸。奉天。山東。閩。浙。兩廣。兩江。江蘇。浙江。通商各省。一體頒發。通行各在案。正擬具摺奏。

聞奉到

諭旨。除咨催戶兵二部。及理藩院。分別迅速轉遞外。理合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俄酋所稱伊國欲送中國槍斃一節。經臣等具奏在案。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該夷既有此意。自係有心見好。未便遽行阻絕。著奕訢等。一面行文知照俄酋。令其將槍斃送至恰克圖地方等因。欽此。臣等遵即給與俄酋照覆。令其運至恰克圖地方。先期照會中國派員接收。省其運送之費。以示和好。一面咨行庫倫辦事大臣。如有由恰克圖送到俄國照會。即安速派員遞至理藩院。俟接到該國照會之後。臣等再行奏請

派員帶同兵丁前往學習。以示羈縻防閑之意。

硃批知道了。

丁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俄夷前呈地圖。曾經奏明。因裝潢成匣。極形重笨。未便附報呈遞。應俟回

鑒後。再行呈

覽等因。在案。查俄夷續約第三條。所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定立交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東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二月內辦理。西界在塔爾巴哈台會齊商辦。不必限定日期等語。前日換約時。

該夷呈出地圖。本請臣奕訢。一併畫押蓋印。臣等前曾告以此事。不能憑爾國之圖為據。既係兩國分界之事。應於明春恭候。

大皇帝所派大員。攜帶地圖。互相履勘明白。方可為永遠遵守之據。未能即時畫押蓋印。並將此意照覆該夷。以免口實各緣由。於前摺內業經陳明。伏思現在

聖駕回鑾尚早。該夷所呈地圖。未敢延不上呈。現聞二十七日內。務府有送差之便。飭令附送進呈。

御覽。並懇先期。

簡派大員前往查勘。以重邊隅。而示信睦。至互拱映。擘二國八年。

所定和約。並此次續約及俄國現換續約。應否齎送

行在。恭呈

御覽。抑或交存禮部備案。伏候

命下遵行。

硃批。互換和約。著收存禮部備查。毋庸齎赴行在。至明歲季春。赴吉林查勘分界事宜。應派何人前往。方昭妥慎。著恭親王的擬請旨。

恭親王等又奏。昨據恆祺等。遞到俄國布爾布隆照會二件。內稱所給銀五十萬兩。業已如數收清。其撤回津郡之兵。據稱已退三分之二。並酌留天津之兵。斷不准騷擾百

姓各鋪面均無驚疑等語。詞意俱屬恭順。臣等接閱之餘。當即備文照覆。略加獎飾。令其按照條約辦理。免致覘舌。殊批。知道了。

署山海關副都統寶山奏。竊查鄂先後兩接兵部文稱。准欽差王大臣片稱。現在英俄二國和約已換。頒發條約告示。行令張貼等因。鄂遵照張貼。以定人心在案。查留備山海關防範之吉林兵一千名。先已遵奉

諭令調赴南苑。均於十月初十日。全數起程去訖。喜峯口官兵一百餘員名。因喜峯口通衢。熱河孔道。鄂業經奏明撤回喜峯口。巡防稽查亦在案。因思值此冬令。海水凝滯。河水結

凍水路商船均已收泊。惟尚有調來海防之冷口官二員。槍兵一百零二名。羅文峪官二員。槍兵二十二名。撤回歸伍。八旗槍礮餘丁二百名。團練旗丁一百名。全數撤回原旗。嚴令操練槍礮。臨調防守得力。容俟來年春融。等再行酌量情形。隨時請

旨調防。現今山海關一帶。閭閻安謐如常。堪以仰慰

聖懷。

硃批。依議辦理。

戊子。吉林將軍景瀉。副都統麟瑞奏。竊等。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九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恭親王奏。祈等奏。議定俄國條約。呈覽一摺。等因。欽此。仰

見

聖慮淵深。綏靖邊疆。至意。查烏蘇哩。綏芬。山場。原係

天朝採捕。後珠貂禁地。不與外夷接壤。及自八年夏初。允許

黑龍江左岸之後。該夷即借端潛入烏蘇哩江東盤踞。並

肆要求。節經卡官開導。不聽理阻。等語。再四籌思。斷非

口舌所能成事。因擬傳集攬頭。廣募人夫。入山聯營堵禦。

一面派員管帶官兵。變裝分布要隘。以杜窺摸。並由烏拉

總管衙門。選派牲丁。赴彈春。協同巡防等情。均經繪圖奏

明奉行在案。本年自春徂秋。由黑龍江過往人船。較與往



年多至數倍。除烏蘇哩江迤東不能禁阻外。其黑河口老嶺。綏芬等處。實無夷人潛入占居。茲奉

諭旨。准與該夷分界。且時值隆冬。山雪積深。則變裝官兵。允宜分別抽撤留守。以節糜費。查黑河口老嶺二處。為三姓門戶。應分置官兵五百餘名駐巡。綏芬等處。暫由甯古塔。琿春。卡倫。官兵偵探。俟明春定界後。再議挪移。又鄂等詳閱該夷第一條。內開。黑龍江下流。至烏蘇哩口。北屬俄夷。南屬中國。自口而南。上至興凱湖。烏蘇哩。松阿察。白梭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口等處。東屬俄夷。西屬中國。及第三條。內所稱。東界查勘。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

三月內辦理等語。努等屆期會同特普欽妥議照辦。第本年派往各處官兵。西丹統計二千餘名。自春至今。將近一載。所有口糧衣履軍火器械及往返運費。在在浩繁。共需錢十餘萬千。俱經鋪商墊發。現當時事棘手。既無正款可籌。應由努等通融覈實。或捐或借。陸續歸楚。並請免造冊報銷。以歸簡易。

硃批。知道了。

察哈爾都統慶昫奏。於十月初七日。努接准兵部咨開。轉准理藩院咨稱。據俄囉斯達喇嘛圖里呈報。該國使臣伊格那提某幅。定於十月初四日。派官一員。兵役二名。起程

回國。該使臣於初八日。或初十日。起程回國。祈飭口外各  
驛站。豫備馬駝等語。本院出派領催秀福。凌舒。分起照料  
等因。行文前來。當經飛咨庫倫辦事大臣。並飭知張家口。  
賽爾烏蘇。兩處管站部員等。派員接替護送。所需烏拉駝  
馬。遵照部咨。傳令各臺站。妥為應付。案查此次回國之俄  
羅斯使臣伊格那提業。幅一員。係上年兵部來文。領奉

諭旨。飭令努安為照料之人。自應仍遵前

旨。查照上年所辦。以昭信義。當即揀派花翎副都統銜協領舒都  
爾。花翎協領納欽。春。屆期迎護。隨時照料。並派五品頂戴  
花翎驍騎校玉山。五品頂戴花翎候補驍騎校繼善。屆期

護送出口。一面照會口北道。飭該管地方各官。務將應行豫備之館舍飲饌等項。按照該夷臣上年進京時體例。認真經理。用示。

聖主柔遠之恩。劉飭署張家協副將。據派弁兵。俟該夷官到口後。不時親身稽查。其臨行時。仍揀派幹練弁兵。妥為護送出口。各等情。照會劉交去後。旋於十月初九日。據理藩院領催秀福護送俄羅斯官一員。兵役五名。到口。當照庫倫奉定章程。由署張家口管站部員。派出委曉騎校那明。帖寫布彥巴圖。於初十日。護送該夷官一員。兵役二名。至賽爾烏蘇交替。其餘兵役三名。聲稱在口守候該夷使臣一同。

同國。嗣於十四日。據理藩院領催凌舒。護送該使臣伊格那提業幅一員。隨帶夷官三員。兵役十一名。到口。又於十五日。有夷官一員。兵役五名。押運行李。隨後來口。尚未起程間。適有由庫倫按站遞到送京夷官文字。俄羅斯皮匣二箇。咨行理藩院公文一角。經在口之俄夷在街瞥見。即欲截留。軍站值年委前鋒校雙明。以應行遞至理藩院轉交之件。不敢擅給。該夷等再四懇求。情願與結收領。委前鋒校恐一啟爭端。轉生枝節。當將前項皮匣。當面交付。由各夷官。取具托忒文字。列名具領甘結一張。內稱懇為隨文咨送理藩院備查。呈請覈詳前來。拏查該軍站值年委

前鋒校。係恐彼此爭執。致生事端。因將依囉斯皮匣二節。交付各夷官等。取有甘結。尚無不合。當將呈到庫倫原來公文。暨依囉斯夷官兵領信匣甘結。一併咨送理藩院。轉傳該館查照備案。訖。十五日。由署管站部員。出派軍臺委參領濟克濟特扎普章京特古斯濟爾噶勒委曉騎校布彥德勒格爾等三員。護送該夷使伊格那提業幅。並隨帶官三員。兵役十九名。由口起程。後。又據署管站部員詳稱。轉據理藩院領催秀福凌舒等呈報。有自京來送夷使伊格那提業幅到口之夷官一員。隨帶內地跟役二十餘名。仍請由驛回京入館。定於十六日起程。並懇護送來口之

領催二名。伴送回京。等語。詳請前來。等以事關夷務。未便拘泥。慮生枝節。當卽照依所請。以示

皇恩。業已飛傳內站。一體應付。由領催秀福凌舒。於十六日。伴送起程回京。

硃批。知道了。

十一月癸巳。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竊自逆夷犯順。我兵屢戰不利。不得已而議撫。今幸和約已成。夷兵漸退。而賊情叵測。後患方長。亟宜力挽積習。豫備不虞。卧薪嘗膽。

皇上與臣民共之。此時之謂也。臣愚以為首在慎采納。節糜費。精

訓練。諸將才。庶幾外侮可禦。

國恥可雪。若因仍簡陋。積習自安。恐愈久愈難收拾也。津沽  
構釁以來。防備不為不嚴。兵力不為不厚。亦曾屢戰而屢  
敗之矣。近時之失利。非我兵前勇而後怯。亦非夷人前愚  
而後智也。祇以宜戰宜和。左右既無定見。即若迎若拒。將  
帥無所適從。盈庭聚訟。不戰勝于內。安望其制勝于外耶。  
夫戰不勝。則和不久。雖暫時言和。亦必終歸於戰。是在  
宸衷獨斷。不為眾議所搖。然後忠義之士。得堅其敵愾之心。臣所  
謂采納宜慎者此也。

京城旗綠各營。額兵不下十餘萬。歲糜帑項數百萬。數既不



能充足。人亦不能盡精強。游手者得以坐耗。斯敢戰者疲於不飽。說者謂

國家以旗兵為根本。不可使有缺望。似也。然

朝廷聚天下之財。以養旗兵。例餉之外。豈有加賞。體恤可謂至矣。近日領餉稍有不足。怨望橫生。蓋推恩者循例而以為常。斯沾恩者身受而不知感。人情固然。不足怪也。且旗兵不聽其自行謀生。食指日繁。正供有限。一旦餉缺。束手待斃。生之適所以死之。非計之得也。臣竊謂

國家深仁厚澤。淪浹二百餘年。普天率土。同受養養之

恩。即共切同仇之志。似應無論旗綠各營。其不願入伍。不能打仗

者均聽自便。或另作安置。俾有生路。特選精銳三四萬人。優其糧餉。專習戎政。庶幾士飽馬騰。所向無敵矣。臣所謂糜費宜節者此也。

京城八旗兵丁。久以操演為具文。其訓練尚勤者。以健銳火器香山各營為最。技藝亦能嫻熟。然一遇大敵。望風而靡者。各該統領大員。向係循例簡用。本不盡知兵之人。該兵丁亦不輕易從征。其平日按武學習。幾如紙上空談。視旌旗而色變。聞鼙鼓而心驚。亦人情所必至也。且統領不常其任。臨時派人管帶。兵將不相習。即進退無所措。安望其呼應靈通耶。若於各該營。不拘官階大小。擇其年力精壯。

者酌撥十數合或數十人分置各路軍營俾資歷練定限  
換校仍於原營無損則日久均經戰陣膽以練而愈壯摧  
鋒陷陣皆將視為故常再擇久歷戎行堪為統領者專其  
責成久於職守平日兵知將意將識兵心斯臨敵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號令一而情誼聯臣所謂訓練宜精者此  
也自古練兵必先擇將語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皇上臨御之初即值疆土多故十年以來所得將才若干已屢試  
屢驗默識於

宸衷矣現在京營帶兵者除勝保僧格林沁外多未身經行陣僧  
格林沁屢挫之後物議在所不免然其平素赤心為

國與士卒同甘共苦。實不可及。各路兵勇隨其打仗者。無不愛慕不忘。蓋其忠悃之感人者深也。惟事變不可豫知。軍情亦難豫定。非多儲將才。期與相輔而行。恐應接不暇。將成孤注之一擲。且不試之於平日。而欲責之臨時。用人者既將就而不暇擇。任事者亦竭蹶而不敢辭。此兩誤之計也。此外偏將亦須得人。全在實力甄拔。以待有事。應請飭下各路統兵大員。將素經戰陣能得兵心者。各保送數人。以供選擇。庶幾羣策羣力。緩急足恃矣。臣所謂將才宜儲者。此也。凡此數者。皆當時之急務。所願

皇上持之以定。見行之以實。心聚精會神。歷久不懈。斯

上有休揚維屬之心。下有深固不搖之氣。

天威丕振。我武惟揚。根本固於苞桑。外患內憂。以次削平矣。殊批。精訓練儲將才。一條。著總理行營王大臣妥議具奏。

袁甲三又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

上諭。本年秋間。岷、岷兩國帶兵撲犯都城等因。欽此。仰見我皇上撫夷勤賊。

聖慮周詳。而於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查我軍勤賊。嚮來水陸兼籌。並非兼恃陸路。長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各艇船紅單。長龍。三板。拖幫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良。營著戰。

功果能統軍得人。安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非中國無水師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首請我軍由陸路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隻。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且外夷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無厭。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人將有詞可措。誠如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慮豫防也。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况夷人平素習教。髮逆所以煽惑人心。

者亦藉天主教為名與該夷等所習相同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僅引虎入室並且為虎添翼况此日招之使來他日不能揮之即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慮實覺有害而無利惟求

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為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可借其力其有利於我者該夷亦斷不肯為我謀也即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為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與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繼果藉詞遷延遂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

夷囑於內城設館。人地最為熟悉。聞本年在天津議事。亦即係前數年駐俄館之人。都人尚能認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至交商買米。借用俄味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於海道運務。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另候

聖裁。

硃批。著軍機大臣暫行存記。



乙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自八月初八日奉

命辦理撫議於

召見時奏留軍機章京英秀等嗣因該夷狡詐百出事務繁多英秀等不敢差遣因調轉前隨臣桂良赴天津之內閣中書周家勳並調步軍統領衙門委署主事成林等隨同差遣自二十二日沖散以後英秀率同供事史醇等攜負文卷徒步相隨寢食不遑晝夜之間變幻萬狀照會各件稍有片刻稽遲必致橫生枝節人人以撫局為畏途率皆避匿

遠出。而偵探尤關緊要。所派營弁。畏縮不前。恐致貽誤事  
機。劉調候補參將長善等。分路偵探。適通水道德椿等至。  
長新店。因其諸恙。吏務。劉令隨同辦理。其時吏氛逼近。一  
夜數警。人心惶惑。城內遭徒絡繹。各衙門官員紛紛遠避。  
十室九空。該員等於驚惶顛沛之中。深知大義。不避艱險。  
困苦流離。彌形勞瘁。九月初九日。吏酋帶馬步至西便門  
外。直至天甯寺。臣等示以鎮靜。不動聲色。該員等照舊辦  
公。毫無去志。伏思臣等辦理撫議。雖未能暢然滿志。而該  
員供事等。晝夜辛勤。非獨微勞足錄。忠難中並無趨避之  
心。疊遭危險。不顧身家。足見心存遠大。不為浮言搖動。殊

堪嘉尚。數月來始終奮勉。備歷艱辛。自應願懇。

天恩。量予獎敘。以昭激勸。而資感奮。等謹具清單。恭呈

御覽。其出力稍次各員。另行存記。分咨各衙門自行酌獎。以昭  
覈實。惟此項所請獎勵。因該員等冒險辦公。非尋常勞績  
可比。間有與新章未符之處。出自破格。

恩施。合併陳明。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酌保隨同當差出力各員。并開單請獎。  
一摺。恭親王奕訢辦理各國換約事宜。諸臻妥協。著加恩交宗  
人府從優議敘。大學士桂良。戶部侍郎文祥。隨同辦理。著一併  
交部從優議敘。其當差各員。始終勤奮。亦屬著有微勞。自應量

予擬敘內閣侍讀英秀著開缺以四品京堂候補英祥著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仍在任候選戶書瑞廉著俟服闋後免補本班以侍讀遇缺即補周家勳著免補本班以侍讀遇缺即補禮部員外郎延恕著以知府選用仍在任候選戶部主事朱學勳著俟補缺後免補員外郎以該部郎中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刑部主事張德容著免補員外郎以本部郎中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工部主事杜來錫著俟補缺後以員外郎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筆帖式秀霖著以通判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仍在任候選以上八員均著先換頂帶工部員外郎崑吾著以本部郎中即補步軍統領衙門委署主事成林

著俟服闋後。以本衙門主事遇缺即補。並賞加五品銜。正指揮  
馬繩武。著免補本班。以知州分發省分補用。參將長善。著免補  
參將。以副將選用。佐領定安。著無論何員協領缺出。即行補用。  
並賞加協領銜。坊禦連善。著遇有佐領缺出。即行補用。並賞加  
佐領銜。守備葛開泰。著以都司選用。侍衛劉光榮。著以守備遇  
缺即選。護軍校八十。瑞喜均著以旗委護軍參領即補。南皮  
縣知縣費學曾。著俟補同知直隸州知州後。以知府儘先補用。  
通判嚴祖全。著歸候補班補用。知縣辛榮。著俟選缺後。以同知  
升用。候補縣丞嚴長善。程錦雲均著俟補缺後。以知縣用。程錦  
雲。並賞加五品銜。府經歷張元熙。著俟補缺後。以知縣升用。馬

昌新著賞加五品銜。員外郎錫璋著交部從優議敘。府經歷史  
醇著免選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並賞加  
五品頂帶。免選縣丞霍介舒著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  
先即選。並賞加五品頂帶。從九品鄭啓俊。孫文奎。未入流左鳳  
岐。均著免選本班。以府經歷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  
選。孫文奎。並賞加六品頂帶。府經歷竇達生。潘恩照。均著免選  
本班。以知縣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選。供事方清激者。以府經  
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並賞加六品頂帶。霍介明  
著以縣丞。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儘先即選。儘先千總把總馬永  
祥等。均著以五營千總。不論班次遇缺即補。內王三寬一員。並

著先換頂帶。外委邢瑞等。均著以五營把總。不論班次。遇缺即補。千總王廷相。著以本營千總。儘先即補。把總瑞英。著以本營經制外委。不論班次。儘先即補。另片奏。差委得力之道員等。懇恩獎勵各等語。直隸通永道德椿。天津道係治。均著賞加二品頂帶。江蘇候補道藍蔚雲。著交部從優議敘。知縣黃仲倉。著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分發直隸補用。縣丞黃惠康。著以知縣儘先補用。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片併發。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因夷酋親遞國書一層。審度夷情。似已確有把握。惟究未得該夷照會。可為實在憑據。諄飭恆祺等。在津設法消弭。業經具奏在案。臣等以此事關

繫體制。日夜思所以消弭之法。明知該夷酋心中。已作為罷論。而無照會實據。在臣等防維之意。亦似近綽。漏但未便明言。致該酋窺見我隱。不免以此挾制。再三籌思。適該夷兩次照會來議。賠補款項。及開口岸通商各層。係為遵照條約辦理。臣等乘此機會。即與議定八年原約內載。長行住京。並無帶兵之語。概為措詞。給與照會。並申明該夷大員。應由

大皇帝自主召見。不能勉強。不稍露其詞。轉有痕迹。昨因臣等送來。到英首照會。據稱。泰西各國。通行既久。為友國。以禮往來之節文。本國君主。以禮相待。



大皇帝以禮相答。其要總在實存和誼。儻若

召見。不由出自誠願。誠如來文所言。斷無勉強之理。貴親王亦可  
釋然等語。臣等覈其詞意。備述國書。祇為禮節。其中並無  
不順之言。如到各外邦呈遞之時。立予即覽。方為迅便。今

臣等以

召見應由

大皇帝自主。不能勉強。該酋自未能滿意。而既有斷無勉強亦可  
釋然之語。是該夷親遞國書一層。作為罷論。已有定據。惟  
該夷繞弄筆端。不肯過為直言。緣該酋既帶有國書來京。  
並不呈遞。自覺難於為情。不得不為此周折之詞。強顏辯

論而其要仍在謹守和約。似不至再以此鏡古。自爽其約。至辦國條約第二款內所載。祇有駐京。並無

召見之說。似更易於辦理。臣等一體給以照會。現英法既有照覆前來。即辦夷不肯直說。亦必作罷論。容俟照覆前來。再行馳奏。節據恆祺等來信。英法夷首領。噶喇哈。噶囉。吧。嘎。噶。均已出海口。上船南駛。該夷船隻。均退出欄江沙外。紛紛南駛。海口祇存火輪船二隻。內地海船五隻。海河內存火輪船二隻。在津夷兵。不過二千餘人。尚擬撤回三分之二。兩國約留兵數百名。過冬。明年來京。亦不過帶數十名等語。通通水道德棧。因管解銀兩交清。自津來京。臣等面詢情

形均各相符。是夷情尚無反覆。似屬可信。惟有按照條約。以馴其性。不使稍有滯口。以慰

宸懷。

硃批。知道了。

給英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現在中外已定和約。永敦睦好。所有大英大喇兩國各軍。由京全數退出。可為相好之據。嗣後按約駐京。所為遇有相商之事。隨時便於商辦。不至寫遠。以前每有應辦事件。聲氣不通。以至誤會好意。王起兵端。今駐京一節。實可永息兵戈。從此中外相安。且議事均係文臣。自可

不必懷疑。其一應各事。總以理之所在。各存好心相待。至大皇帝願見各國欽差與否。均可自主。斷無勉強之理。百姓彼此保全。豈能至有兵端。此兩國實心和好之美意。貴大臣亦必同有此情。特此照會。並望照覆可也。須至照會者。  
噶咭喇照會。

為照覆事。前准貴親王十月十四日來文。詳細閱悉。所稱兩軍由京全退。可為相好之據。嗣後按約。各大臣駐京。隨時便於商辦。實可永保和好等詞。此本大臣素以本國大臣果能與貴大臣遇事直相面議。不至誤會。彼此衷情。始無隔閡。更使

貴國深知本國相交之意。實為永息干戈之良法。來文所見亦同。展閱之下。甚為欣服。至所云

大皇帝願見我欽差大臣。斷無勉強一層。似於見使臣之禮。其中情意。貴親王尚有一問之未達。本大臣樂為備細言之。查泰西各國。通行既久。方知彼此派臣駐京。頗為修好不絕之策。出境大臣。常奉本國主親筆遣引之書。轉送他國主書中之詞。無不和睦。拜問之言。原有兩益。一則明為國主實願和好之重據。無以過之。一則明為送書之大臣。實為奉命當國而來。所執之憑。至進書之時。凡有大小各邦。尚在往來之列者。亦有相沿無異。大臣進境。即宜以送國書

尅報知道。俟國主定於何處接閱。屆期至彼恭上。其接閱之際。一遇幾暇。卽予立覽。乃為迅便。此亦常行。以上所開。僅為友國以禮往來之節文。是本國大君善。以此以禮相待。而

責國

大皇帝以禮相答。其要總在

宸廑實存和誼。方為顯證。僕若

召見不由出自誠願。何得為顯證乎。誠如來文所云。斷無勉強之理。責親王亦可釋然矣。又云。兩國實心永存和好。責大臣亦必同情。此責親王稔知本大臣之本懷。惟容更進一解。

堅定和好膠漆相投之道務在彼此恪遵謹守和約果能始終不渝則彼此自臻敦睦斯本國之素志亦本國之益也為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恭親王等又奏。佛國條約內載。給還天主堂地基。前經將宣武門內南堂地基一所。給與該國主教孟姓。業經附片奏明。其北堂地基。查係惠略所居。亦經奏陳蒙

恩允准。飭下內務府給與惠略官房一所。今其遷移各在案。所有東西兩堂地基房屋。巨等現飭地方官。逐處查明。有東安門外干魚胡同地方。舊有東堂地基一處。外房六十間。現係戶部學習郎中陸調陽接買之業。茲據該員呈稱。係道

光二十四年。伊祖陸有恆置買計價京錢一萬吊。聲稱自願報效。不敢領價。又查有西直門內橫橋地方。舊有西堂基外房十一間。現係正黃旗漢軍舉人莊福接買之業。據該舉人呈稱。係伊父正黃旗漢軍馬甲長青置買。計價京錢二千四百吊。聲稱亦願報效。不敢領價。各等情。前來。臣等當飭該員等。將原買房屋契紙查覈。實係該員等祖父當年自置。均無虛飾情弊。既據情殷報效。未便壅於上。

聞。相應據實陳明。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賞收之處。臣等未敢擅便。請

旨遵行。至該員等所交房產。雖稱不敢仰邀



甄敎臣等侯

命下後擬將郎中陸調陽谷由戶部覈請

獎勵其舉人莊福家本清寒酌擬咨照該旗遇有該旗馬甲錢糧

缺出將該舉人即行扣補以資糊口而示體恤可否出自

鴻慈合併陳明

硃批兩處房閩著賞收所擬獎勵依議行

恭親王等又奏據暎國嚙嚙斯遞到照會內稱欲承租津

地一區為造領事官署及暎商住屋棧房之用現勘得津

地迤南二三里許坐落紫竹林至下園地一方約四頃有

餘請查明津縣地丁原冊立契承租按照完納錢糧每地

一畝給某戶租地銀三十兩。賠補遷移銀十兩。並請轉咨直隸總督飭地方官辦理各等語。臣等查條約第十二款內載。英民在各口並各地方欲租地蓋屋。設立棧房。均按民價公平定議。不得互相勒掇。今該國係照條約辦理。自未便拂其所請。因飭天津府縣查勘該處有無窒礙。據稟稱該處多係空曠地畝。祇有零星土房。並無墳墓窒礙之處。臣等即將條約內所載不得勒掇等語。酌給照覆。以杜其侵越之意。並允咨直隸總督轉飭地方官與該國領事官妥為商辦。以期地方相安。再該使照會內稱。登州各海口已派領事官前往。請咨各該省查照辦理等因。均屬按照

條約。臣等一併給與照覆。並咨會各該省督撫。理合附片  
陳明。

硃批。知道了。

丙申。吏部尚書陳孚恩奏。翰林院編修吳嘉善。能識夷字。且通曉各國文義。據江蘇臬司湯雲松言之甚詳。明春辦理夷務。若有此人。則漢奸不能從中播弄。且使外夷知我朝文學之臣。有通知四夷事者。可否明降。

諭旨。飭令來京供職。并傳。

諭湯雲松。催令迅速來京。因湯雲松與吳嘉善同係南豐人。知其現在何處也。

諭軍機大臣等。陳孚恩奏編修吳嘉善通曉外洋各國文義。江蘇臬司湯雲松與之同縣。知其現在何處。可否飭該臬司催令來京等語。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吳嘉善來京供職。著薛煥傳飭湯雲松查明該員現在何處。即催令來京。毋得延緩。

陳孚恩又奏。臣風聞暹國夷艾嘉略數日前行至保定。向地方官索取傳牌。口稱馳赴陝西長安。臣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奏。

聞。

硃批。此事已知。現在西巡之舉行。當作爲罷論。况該夷不過專爲傳教。無足輕重。

戊戌。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因  
暎夷親遞國書。設法消弭。接有照覆憑據。於初四日。將詳  
細情形。縷晰具奏。並聲明暎夷一體給予照會。俟有照覆。  
再行奏。

聞各在案。查暎夷條約內載第二款。祇有該使臣進京僑居。並無  
呈遞國書之事。惟前於九月間。接據暎夷噶首照會。有國  
書不幸於起程之前。未及呈上之語。深恐該夷復以此饒  
舌。因與暎夷一體給予照會。以示杜漸防微之意。茲據噶  
爾噶隆照覆。有

大皇帝願見本國大臣與否。自然可以自主。斷無以此勉強等語。是該夷親遞之舉。亦經中止。但夷性狡譎。不肯直說。故意周折。與英夷照覆文字雖別。而語意略同。其為互相商酌。狼狽情形。均可概見。至照覆後稱

大皇帝體諒遠臣嚮慕之誠。可否榮沐

寵光。均應隨行。即無別言等語。措詞亦尚屬恭順。雖仍望沐荷榮施。准予

召見而聽候

皇上自主。則該酋不敢自行徑請可知。所有叩首照覆一件。鈔錄

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吩咐晒照覆。

為照覆事。照得本月二十三日晚。接准貴親王本月十八日來文一件。再三閤懇。蓋內所論之事。實係重大。彼此自不敢輕忽。而貴親王將此事直言相示。本大臣欣悅之至。可為將來彼此厚意來往之先兆矣。本來貴親王言之合理。自我國與

貴國在京師設立和約。以為無論何去何計。總不如本國全權大臣在

貴國京城居住。得以會同貴親王。或執政大臣。當面商量。辦理本國聘商事務。是為全減再啟猜疑各緣各端之最妙辦法。更於和約永敦睦好之誼。日久愈加親密。比如種植佳果。朝夕培養。不但花可悅目。至結實之時。則人人喜得甘味。共沾利益也。茲最要者。我兩大國兩相認識。方能免彼此不相貴重。况欲

貴國及本國得如此光榮好處。必須兩面毫無懷疑之端。且請問貴親王。我等來賓

貴國。心實厚意愛慕。若入人家室。不得一見主人。以溫言相待。來者豈能釋然於心乎。必如來文語意辦理。本大臣心



內未免悵懣。合應先行知照貴親王。恐兩國不得十分有益。但

大清國

大皇帝願見本國全權大臣與否。自然可以自主。本大臣等。欽奉我大皇帝諭旨。斷無以此勉強

貴國之意。雖然。本大臣盼望時候長久。

大清執政。益見我好心相待之傳。想能論及此事。改換本來意念矣。再除中國外。無論何國之君。迎接他國使臣。願收國書。是兩國真正和好。首一憑證。惟貴親王自可放心。無虞。大清國無不深知。

大清國現值多故。及貴親王自己亦非易於措手。故我等豈能絲毫加增難端。所以此後。只得按照貴親王尊言。

大清國

大皇帝體諒遠臣嚮慕之誠。可否榮沐

寵光。本大臣均應隨行。即無別言也。為此照覆貴親王。請煩查照。即頌台祺。須至照覆者。

恭親王等又奏。前英國額爾珍。請給奕樞府第。為在京公所。經臣等奏明。給予在案。佛國葛囉。因先行起程。並未議定。茲該使美哩登。請按照英國給與公所。並欲來京看視房屋。經臣等派委直隸候補知府長啟。伴送前來。到京時。

仍欲指定肅親王府第。究屬有闕體制。前喚首欲指定各王府居住。未經允准。更未便給予擘圖。適候補京堂崇厚。因公到京。當令會同前任侍郎崇繪。再三理喻。折以大義。該使以既不允給王府。必欲另給與喚國相等者一所。臣等查喚國既已給房。擘圖事同一律。未便辦理兩歧。致生枝節。連日籌商。勸有東交民巷景崇府第一所。查景崇前曾獲咎。例不准居住府第。早經遷移。承襲之純堪。現未在京。且聞另有自居私宅。是以歷久無人居住。間多坍塌。臣等因即將景崇前居府第。量行允給。乃該使以房屋大半損壞。堅不欲居。不得已允其將外面損壞處所。略加修理。

所需工費。即在前繳支應草豆洋銀七千元內。扣提作用。無庸動用正項錢糧。其餘應行整飭之處。議定令其自行修葺。援照英國租住奕樑府第。在於該國每年租價銀一千兩內。扣除幾年。再行的議。並准於景崇府西花園空地內。該國自蓋房屋。仍將府第交還。免其議租等語。給與照會。使其不至再有鏡舌。連日與之辯論。均已議明。該使美哩登。已於今日自京回津。仍飭長啟伴送前往。到津後。即令該國公使。喃喃。照覆前來。似與英國辦理一律。免致有所藉口。謹將給與該國照會一件。鈔錄恭呈。

御覽。理合附片陳明。惟將來該酋等居住。久暫難定。可否查照。

賞給奕標官房之處。仍懇

恩飭下內務府查明官房。

賞給純堪一處。以示體恤。

硃批。總管內務府查明具奏。

恭親王等又奏。近聞外間訛傳有夷人前赴川陝之說。查  
喇首葛囉前在京時。曾將准入內地護照送到。請蓋用印  
信。臣等因係按照條約。當即蓋用給付。附片奏明在案。該  
國自退兵後。留京三人。內有主教孟振聲。及傳教艾嘉略。  
二人前來法源寺謁見。均係雜去鬚髮。服中國衣冠。臣等  
詢問孟姓。據稱在京傳教多年。前因天主教未弛禁以前。

尚復多方掩飾。混入中土。若不說明。其言語容貌。一時無從辨別。現在節次揭見。始知均係西洋人。其傳教之父。姓亦經臣前日面詢。據稱曾在四川傳教。九年冬間。繞道回粵。本年夏間。隨同走船來津。復詢以自京至川。程途風景。極為熟悉。是其久在川省。並非虛假。自

京城以遠各省。佛夷之改裝易服。在中國傳教者。到底都有總緣禁令不嚴。地方官從未拏辦。外人不盡聞知。查八年原定條約。佛國第八第十三款。均有據領中國佛國合寫蓋印執照上。仍應有中國地方官鈐印為憑。准入內地傳教各等語。於十月間。據委員稟稱。夷目艾嘉略起程。由直

隸一帶行走四川。臣等以其久在川省。且係遵照條約。即飭委員傳諭該夷目。將執照沿途送驗。免生事端。嗣聞有夷人赴川。挾之語。臣等以川省現有軍務。該夷何以私行前往。飭令委員前赴夷館。並函致恆祺等。在天津探詢。據稱均無其事。昨據直隸藩司文謙稟稱。十月下旬。有佛國傳教艾嘉略。行過保定。呈驗執照。並求加用印照。即赴陝西四川。經該司按照條約。加用印信。務飭沿途地方官護送。其餘別無夷人赴川之事。自係因艾嘉略訛傳。

硃批覽

壬寅。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辦理  
撫議奉

旨飭令武備院卿恆祺。隨同差委。嗣因夷情狡譎。事務紛繁。復到  
調前任侍郎崇倫。幫同辦理。並因候補京堂崇厚。熟悉夷  
情。劉飭隨同恆祺等。前赴夷營。面與該酋甲定條約。均經  
附片具奏在案。該院卿等於夷情猖獗之時。屢次出入夷  
營。備歷危險。得以次第換約。崇倫於該夷非分之求。並能  
侃侃直言。折之以義。使該夷為之心服。該院卿等勞績卓  
著。實為人所共見。共聞。因係大員。未便與在局司員同請  
甄敘。然臣等辦理撫議。諸多未愜。負疚方深。乃蒙



皇上格外恩施。給予優敘。恆祺等勞績。若不據實陳明。於心殊覺不安。但均係二三品大員。何敢率行的獎。所有內務府大臣銜武備院卿恆祺。前任倉場侍郎崇繪。二品頂帶候補三四品京堂崇厚。應如何給予獎勵之處。出自聖裁。

諭內閣。恭親王奕訢等奏。請將辦理換約事宜出力大員。量予獎勵等語。內務府大臣銜武備院卿恆祺。著加恩賞給頭品頂帶。前任倉場侍郎崇繪。著加恩開復侍郎。仍交部議敘。候補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賞給侍郎銜。

陝西道御史徐啟文奏。現在各口通商事宜。已經

欽派大員前往辦理。惟從來接取外夷。結之以信。感之以恩。而終不可示之弱。各省通商處所。在督撫大臣。必能權衡通變。臣愚以為即丞倅州縣亦應以操守廉潔明幹有為之員通達調委。或不至起釁損威。至夷人明歲來京一切事宜。亦應豫為籌度。

皇上駐蹕行在。去京不過數程。留京王大臣等。總宜悉心妥議。必有以折服夷情。毋令得所藉口。更有要求。庶不至臨時重煩。

聖慮。

翰軍機大臣等。前因英佛夷酋攜帶條約。前往通商各海口。並以

奉天等處係新設埠口。尤關緊要。諭令倭仁等。於該首到後。妥為駕馭。本日據御史徐啟文奏稱。各省通商處所。宜慎選委員。以免起釁損威等語。奉天牛莊直隸天津山東登州等海口通商事屬創始。該將軍等於各該處到後。遇有交涉事件。自必斟酌妥善。惟地方州縣及差委各員。儻不潔己奉公。必至為該夷輕視。甚或播弄是非。因而起釁。於撫局大有關係。若玉明倭仁景霖恆福又燦。於各該州縣及辦理海口通商各委員。務擇操守廉潔明幹有為之員。酌量調派。責令認真經理。不得令庸劣之員。辦理夷務。以致起釁損威。是為至要。

甲辰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十月十四日  
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九月三十日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夷人送到刊刻條約通行各省請密諭沿  
海各督撫酌辦等語等因欽此伏思夷人率其犬羊之眾妄肆  
猖獗膽敢擾及

京師實屬彌天大惡罪不容誅臣於該夷雖不忘切齒之仇  
仍不得不用羈縻之術茲據報稱首領爾喀於十月二十  
一日抵滬齋來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會銜咨臣公文  
一件並刊刻條約告示於二十二日出領領事官密迪樂

送交署蘇松太道吳煦轉呈到。噶首葛囉聞已由天津  
徑赴香港。其齎來公文條約告示等件。亦於十月二十四  
日由噶領事官明博送交吳煦轉呈前來。竊查條約業經  
互換通行。應即按照辦理。當即轉行各衙門遵照。將來該  
首等如請議詳細章程。仍應於權宜之中。寓限制之意。斷  
不任其於條約之外。另生枝節。

硃批。知道了。

華辨夷務始末卷之七十